

清朝全史演義

第六冊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批評像清朝全史演義下編 卷三

第一百四回 西宮謁西后皮硝李進身 天子出天花高陽傅受詔

這一個炸雷暴發把那座城牆轟毀了有二三十丈城門樓子早經倒塌是去奮勇攻城的沒一個不粉骨碎身死於非命獨楊玉科挺矛指揮所幸勒馬在二三十丈以外彼見天崩價響聲火光怒發當卽後退饒到這般迅速還落了一塊火磚在身上不會炸裂還算好事一會暴發已過玉科又跳上坐騎將手一招自身先行穿進城垣隨著宗延春也帶領兵弁在煙霧中衝過真算些亡命之徒城裏馬添順蔡廷棟還押著一千回兵巷戰楊玉科這枝蛇矛這口倭刀是再厲害不過刀砍處人頭滾滾矛挑處回眼翻翻馬添順力敵不過被玉科一矛刺死蔡廷棟見勢路不對却開著東門跑了可憐回王杜文秀聽得殺聲逼近早跑入後宮找到一個鴉片煙盒子囁都囁都喝了幾口登時腸腹迸裂死於非命（了却杜文秀）這理文秀服毒自盡那理玉科已帶領大兵撲入回宮見一個捆一個見一雙捆一雙甚麼王妃馬氏王子杜琦杜琮杜琉和那楊阿鸞苗鳳妹都用繩索捆紮靜候主帥岑毓瑛前來發落不講楊玉科在城休息單講蔡廷棟單騎溜出東門不到里許忽有人跳上將他肩頭一拍

棟喫唬非小掉蹠一看知道是個回子好生面善我要替他代答一句他叫做金相印（照應上回事有交代）原講金相印由葉爾羌逃來很想在演活動得有寸進不料時運不濟北也倒霉南也倒霉如今拍了蔡廷棟一下以爲邀他願盼好混做一起誰知廷棟顧著生命寘之不理一馬跑開相印無法只好回轉這一回轉却被官兵捉了進城也與衆回囚捆在一處這事從那理講起如今閒話不談單談蔡廷棟趕到洱海跳卜馬來與楊榮楊金混合一氣俗語講得是生有時辰死有地一個人派在水裏死不會死在火裏的如今二楊是帶的水師水師一部分的回族大多數都認得如龍由如龍插起招降旗並聲明回王已死回都已破如再不降休想活命當時如龍有兩位同族在裏面充做管帶一叫馬斌一叫馬韶受了如龍招安忙的串同楊金用計把楊榮蔡廷棟捆了這叫做回回喫猪肉自壞教門如龍見馬斌馬韶捆了楊榮二將好生歡喜當即押解入城不日總帥岑毓瑛到位由楊玉科馬如龍相迎各敘各的戰況毓瑛是驚歎一番又慰勞一番正擬敘摺人奏偏生錦上添花又由馮子材飛檄到來報告逆犯蘇開光已在騰越就擒（又是倒戟而入）請問姓蘇的何以就擒上文不敘到用添順派人下書前向騰越告急的嗎誰知天網恢恢這件緊要密書竟會錯投你道錯投在甚麼地方原來騰越有兩座衙門都署着棋杆一係總兵衙門駐防的便是蘇開光一係副將衙門駐防的

叫做丁槐。這丁槐忠勇多智。彼見開光結黨營私，廣招兵馬，種種不法，早要捉他的漏洞。今日得到大
理馬添順的密函，心知有異，一面折閱一過，點一點首，說聲朝廷何負於你（指開光），你竟通起匪
來。一面却將下書人收起，正在籌畫辦法，却好馮子材兵隊已到。丁槐趕緊袖著來書，去見子材。子材
很有斟酌，當卽部署一切，叫人招呼蘇開光前來會話。開光欲待不去，自家却做著朝廷命官欲待竟
去，又恐遭了暗算，也罷。我不如武裝相見。於是忙派參將徐聯魁游擊劉映豐各帶兩個營頭，跟隨在
後，自家却佩著長刀，携著火槍，還帶三百名精壯兵隊，跨了高頭駿馬，來到馮營。馮子材知道來人不
善，布防的還比他厲害。開先一到營門，並不下馬，闖然直入。但是人馬進去馮營，忽有了變化。子材令
旗一揮，由部下將弁早將蘇開光裹做一團，好個丁槐，由斜刺裏出了營門，瞧著徐聯魁、劉映豐，將手
一招，說你倆休得動手，如今馮軍門是專來捉拿賊黨的。聯魁、映豐素知道丁槐厲害，當下不但不助
開光，反說這蘇開光既係逆黨，我倆情願幫同將他捉了。丁槐大喜，由兩將一聲號令，登時倒戈相向。
請問這蘇開光還能脫逃嗎？不消兩個鐘頭，開光手下三百名精壯完全戰死，只落了一人一騎，由丁
槐、劉映豐、徐聯魁一齊上前，將開光捉住。開光連嚷反了，押至大帳。由馮子材取出那馬添順的
密書，給與開光過目。開光還不承認，又提出那下書人活口過來。開光對著那人忙嚷說：「你好糊塗，說

著使。一脚踢去正中那人心口嗚呼送命。閑話不談。單談馮子材飛檄到得大坪。由硫瑛閱過檄文。趕派人將蘇開光捉至鞠向一堂。開光并不抵賴。只才詳詳細細敘了個奏摺。到京報捷。這時同治帝已經。新政兩宮已經撤簾。仍用恭親王奕訢做了軍機首領。皇上得到雲南平復的捷報。不免龍心大悅。一面是再加恩典。將岑毓模封了一等子爵。楊玉科封了一等男爵。其餘馬如龍馮子材席寶山等以有事有功亦各晉宮銜。所有逆犯楊榮蔡廷棟蘇開光均著凌遲處死。遺孽杜琦杜琮杜璫及逃犯金相印一并梟首示衆。其餘馬妃楊阿嬪苗鳳妹等著從輕。沒爲奴婢。這道旨意一下自然是按照施行。獨片妃是尋個自盡楊阿嬪却彼馬如龍收入苗鳳妹又被楊玉科收入不在話下。一結束雲南回匪。又是一事。如今兩處回亂已平。却說慈禧太后從同治帝親政之後退處西宮。不時同女畫師繆素筠研究研究些畫法。很會撤幾箇蘭竹。但這種頑意兒只能白畫消遣。不能長夜娛情。想起那已死的安得海。不免歎氣唉聲。時流清淚。那太監劉承恩和崔長禮因年長色衰。不能討得慈禧歡心。常常捱打捱罵。畢竟姓崔的爲人狡猾。替慈禧到物色個人才。這人叫做皮硝李乳名小扣子。亦係河間府人氏。他個父親名叫李大麻子。原係流氓。却奸諷個士娟叫做黑翠子。這黑翠子閨人儘多不知。同誰混帳生下一男一女。男的便是小扣子。今已長成女的尚在懷抱之中。(伏後李大姑娘)我且不提。

提這小扣子生得眉目清秀。自幼由李大麻子將他攻書上學，到得後來伊父死了，伊母自立門戶。小扣子便投身龍陽界中，結交些沒魂大少，到得十七八歲，帮著一片硝皮坊老板做些粗物，故人又叫他做皮硝李。這皮硝李仗著自家潔白面龐在外活動，因河間地，面爲太監出產之所，居然同些內監往來。因此及彼，不時掩進宮內，却被崔長禮瞧見，長禮覺得他個面目頗與死鬼安得海相似，到是個奇貨可居，因勸其淨身入宮。小扣子也就十分情願，做過手續，當在總管太監處檢驗，在內監總冊上掛個名子，隨著長禮混入宮內。一日長禮乘機將他引至慈禧面前，慈禧瞟著小扣子，驚嚇的甚麼，便因小扣子面龐身段與那冤家安得海生吞活剝一模無二，意動情動不由的伸出玉手一把將小扣子拖到跟前，問說：「你叫甚麼？」好個小扣子，吐出清脆聲音，說：「奴才不曾起名，記得我媽生我的時，會夢見一個人，闖來自稱唐朝張六郎，（也會信口胡謔）慈禧聽到這句，早打動自家心事，記得見再生誰知那前世孽冤如今會合？我還可放過他嗎？」因笑說：「那唐朝張六郎名字叫做張昌宗，不自家產生的。當兒我娘曾夢見金輪，則天武后（應前書），我因想武則天既然轉世，如何張昌宗不稱他貌似蓮花，咯瞧你這臉蛋子也嬌嫩與蓮花相彷惜乎？花字取名不雅，你可稱做蓮英罷了。」傳會得很有意思，一小扣子連忙叩頭謝恩，從此宮中大名鼎鼎有了李蓮英一個人物，慈禧有了蓮英。

如獲至寶。一時一刻不放走開。派他在宮內梳頭。偏生李蓮英是男有女性。對於梳裝一門。不知那理。能變化許多花樣。今日梳的是水中波影。明日梳的是百卉異態。有叫蝴蝶穿花的。有叫蜻蜓點水的。有叫百鳥朝鳳的。又有叫鴛鴦戲荷的。任他信口胡謔。都有理解。他還有一種絕技。一邊梳著頭。理著髮。一邊能講著笑話。起初還文雅。到親熱不過。把那市井穢語。牀第淫詞。沒天沒日。胡言亂語。皮簧既好小曲尤佳。有時慈禧摟著蓮英接吻。有時蓮英就著慈禧抱腰。再進一步講。那就非筆墨能够形容了。記得這日是五月初五爲端午令節。孝哲后自然入宮行禮。偏偏是先到西宮後到東宮來的時間早了。慈禧還未起身。孝哲后以爲姑媳之間沒有甚麼回避。驀然跨進房間。瞧著黃綾破下一男一女并睡。一頭蓮英是睜著眼睛。趕緊爬起。慈禧是將醒未醒。因著蓮英走開。便拗起身來。將眼一睜。瞧見孝哲后縮身欲退。因腦羞成怒。嚷說好沒規矩。(自家胡亂反責人沒規矩可笑)孝哲后聽了這話也就立定身子。說是臣媳依著規矩。賀節慈禧也不理會。忙叫李蓮英取了皮鞭。快快替喒將一班宮女內監抽打他們一頓。蓮英自然是遵旨而行。孝哲后知道打雞罵狗另有作用。過意不去。趕著退出去到東宮。朝見慈安。慈安見孝哲后神色不對。問問情由。孝哲后對慈安陳述個大概。慈安因歎說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去了一个安得海。又冒出一个李蓮英。聞得李蓮英比安得海尤壞。這不是個。

劫數嗎。姑媳談論之間，却好同治帝駕到。行過禮節，慈安忙問：「你可到過西宮？」皇上答說：「不曾。」慈安因冷笑說：「不去也罷！」皇上知道話中有話，忙問個端的，轉身即走。慈安因說：「你去休得淘氣！」皇上勉強答應個是字，隨即趕坐法駕，進得西宮。此時慈禧裝束已齊換了態度，一見同治帝到來，若無其事，反滿面堆歡的問話。皇上的忿氣早消去五分，因即隨話答話。慈禧不覺笑了一笑，說：「略有句話告給你聽。」適才媳婦到來，適值爲娘困覺，由李蓮英這孩子在身邊服侍他，便惱著去了。你可想想宮婢裏用著太監爲的甚麼？不過因著兒媳位尊不能常在左右，承歡用著內監們替勞。如今他既不以李蓮英爲然，娘便留他在宮服役如何？」言語來得。皇上聽講這話，一時忿氣全消，忙的陪罪說：「這都是臣媳不賢，這偏當兒恰好慧妃、懿妃扮的得妖嬈俊俏的過來，照例先叩見太后，然後叩見皇上。禮畢站過一邊。慈禧這才笑向皇上說：「你講媳婦不賢，難道宮中就沒有賢慧的嗎？」說著用手指指慧妃、懿妃，問：「皇上說他倆賢是不賢？」皇上笑嘻嘻的將兩妃瞧了一眼，兩妃也就在眉目間傳些媚情。慈禧瞧在眼裏，又笑對同治帝說：「宮中雨露要體均沾，從今你可歇宿在他倆宮內，同那不賢的可分居開了。」依娘的話總是不錯的。（回映前文貫澈主旨）同治帝當即喏喏答應。從這日起，不是住歇在慧妃宮內，便是住歇在懿妃宮內。二妃又擎出些狐媚手段，籠絡皇上。只可惜皇上見異思遷，偏偏又寵信兩

位。內。務。府。散。秩。大。臣。一。叫。文。喜。一。叫。桂。寶。兩。個。係。嫖。客。專。家。狎。邪。能。手。所。作。所。爲。簡。直。同。那。咸。豐。朝。端。華。雨。順。一。般。記。得。咸。豐。帝。居。外。逛。娼。化。名。江。西。木。客。或。川。陳。貢。生。胡。鬧。了。有。三。五。個。年。頭。(又。將。前。書。照。應)如。今。同。治。帝。出。去。却。不。說。姓。名。用。文。喜。桂。寶。做。個。導。線。好。在。宣。南。熟。路。前。經。貝。勒。載。激。曾。同。往。同。游。多。次。很。有。些。人。認。識。當。今。皇。帝。這。時。外。患。已。平。內。亂。不。起。北。洋。大。臣。用。著。李。鴻。章。南。洋。大。臣。又。用。著。曾。國。藩。那。削。平。西。域。回。疆。的。左。宗。棠。已。加。封。一。等。侯。爵。戡。定。南。方。滇。亂。的。岑。毓。瑛。已。加。封。一。等。子。爵。軍。機。大。臣。改。用。了。李。鴻。章。翁。同。龢。仍。以。恭。親。王。奕。訢。領。班。京。內。京。外。文。武。大。小。官。吏。盛。稱。得。人。廿。一。省。河。山。錦。繡。還。開。拓。一。所。新。疆。五。大。洲。風。氣。開。通。又。灌。輸。泰。西。文。化。照。這。樣。講。來。同。治。帝。的。福。氣。比。那。康。熙。乾。隆。兩。朝。是。差。彷。不。多。康。熙。帝。在。位。六。十。一。年。乾。隆。帝。在。位。六。十。年。二。不。過。三。預。料。同。治。帝。亦。必。活。到。七。八。十。歲。亦。必。子。孫。衆。多。添。些。清。史。色。采。那。知。事。有。不。然。在。這。同。治。十二。年。曾。國。藩。是。將。星。歸。位。此。公。用。兵。二。十。年。以。一。身。繫。天。下。安。危。湘。軍。淮。軍。誰。不。受。他。節。制。一。日。身。死。全。國。震。動。死。後。賜。諡。文。正。(完。結。國。藩。爲。咸。同。間。結。晶。人。物)文。正。公。既。死。之。後。接。著。江。南。又。起。了。暗。殺。風。潮。請。問。甚。麼。暗。殺。使。是。國。藩。故。後。那。兩。江。總。督。換。了。個。馬。新。貽。這。馬。新。貽。表。字。穀。三。係。山。東。荷。澤。縣。人。氏。兩。榜。進。上。由。知。縣。積。功。升。授。江。寧。藩。司。據。說。他。的。功。勞。都。不。實。不。盡。記。得。他。做。軍。營。後。路。糧。台。有。個。參。將。吳。發。祥。並。游。擊。

黃家祥都司張文祥同新貽結拜兄弟。稱做刎頸之交。三人所得戰功都讓給新貽。因著新貽才幹既好。資格又是正途。想把他擁戴起來。做個大大靠背。不料吳發祥有妻羅氏。生得非常妖嬈。新貽不時走動見色。意竟想出毒計。把三人串入一起。捻匪案內結果是姓張的逃跑。姓吳姓黃的一起止法。不消講得。那淫婦吳羅氏是被新貽佔了。偏生新貽時來運來。由國藩炳故出缺。彼即以藩司坐升兩江總督。接印不及三月。那張文祥早得著消息。趕到南京身藏。一口利刃。這利刃是用藥水製過的。能够見血身亡。可巧這日馬新貽出外拜客。坐著綠呢大轎。八擡八綽。由外回轅。張文祥狃伏在石獅子後面。瞞準新貽。轎過一個穿步。却好落在轎前。手起刀進。登時馬新貽是一命嗚呼。張文祥是狂笑不止。當由人衆捉了此案報告到京。朝廷特派欽差大臣張之萬同駐寧將軍魁玉嚴刑審訊。所得供招。無非是小廝小盜。不消講得。那張文祥戕殺封疆大臣。自然凌遲處死。但這暗殺之風。由文祥開了先例。待到二三十年後。那手槍炸彈一起一起的暗殺。却鬧至亡國後已。那還了得。一眼覲定後書爲最長的伏線。講到滿清亡國爲期還遠。到是同治帝的死期。不免日趨日近。因著甚麼。因爲這溫柔鄉裏爲雨爲雲。快活林中終日終夜元精斬喪。斷不能得良好善結果。皇上不時出外微行。却被內務府大臣桂慶知道。這杜慶到底是個慙直敢言。當日調查出文喜桂寶兩臣引導皇上治游諸多實迹。不

免切切實實上了一本。皇上閱了桂慶本章，很是動怒，忙御養心殿召見桂慶。見著皇上只是碰頭。皇上因說：如今海宇廓清，賊氛掃淨，難道朕於萬幾之暇，不能尋些樂趣嗎？你不瞧聖祖仁皇帝、高宗純皇帝屢下江南，聲色嗜好管絃歌舞，那還了得？假如你生當其時，豈不是舌頭要短了，心思要煩空了嗎？好個桂慶！碰著皇上這起足式釘子，並不懼怯，因又碰一碰頭，說：皇上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者兵燹以後，國家元氣未復，二者江南發生暗殺民氣異常囂張，三者最近日本又同中國發生交涉，用兵與否，尚不可知。誠如上諭，賊氛掃淨，或者有之，至論海宇廓清，却恐未必。遠請朝廷親賢遠佞爲是。皇上被桂慶這場搶白，不覺怒氣沖沖，將御袖一拂，回宮去了。不談內務府大臣桂慶因廷諍面斥，致獲嚴譴。單講同治帝回到上書房，想想桂慶講話亦不大荒謬。據他奏說，最近日本交涉非常棘手，這事到要問問恭親王奕訢。當派個內監將奕訢召來，皇上忙問：現在日本交涉如何？究竟是甚麼情節？奕訢因奏說：講來話長。這日本明治天皇，名叫睦仁，年紀才二十來歲。現在改革政治，雄視東亞。他打聽英法俄美，皆在中國得些權利，有了通商租界，也就放兩隻兵輪，在太平洋游弋。同時有兩隻商輪，船上掛著太陽國旗，裝載些日貨，開到南洋。還有一班琉球商人夾雜在內，不料船至洋面，忽遇暴風，漂到臺灣那裡。要知道臺灣是中國屬地，自從施琅征服過來，直到如今，上面住著生番熟番，那熟

番是已歸化的。生番是未歸化的。彼時生番結個團體叫做牡丹社。瞧著海面上漂來兩隻商船。不問情由。携了槍械。使一擁上船。將船中貨物擄劫一空。還戕殺無數日商。一會生番走了。船上沒有死的商人同聲呼救。無巧不巧。那日本巡洋的兩隻兵輪到了。救起人衆。即往福建同巡撫沈葆楨交涉。那葆楨不是好惹的。對於日人一味強硬。日人沒法。趕回報告。那明治天皇特派著西鄉從道帶領四隻鐵甲兵艦去攻臺灣。又派大久保利來與我國交涉。奕訢講到這理。同治帝不免長歎一聲說。這又是一件重大交涉了。當日五口通商。八口通商。那英法美俄聯盟。鬧得中國不安。如今又出來個日本。真是笑話。朕想這事。非李鴻章不辦。記得前次天津教案。以老曾的威望。尙然懼怯外人。後得鴻章調任過來。外人便不敢抵抗。(照應第一百回)而况姓李的在北洋辦的事業很多。類如奏請在上海設外國語言文字館了。設機器製造局了。在天津又設製造分局了。建築大沽口洋式礮臺了。最近又挑選學生赴美留學。又請開煤鐵礦。又設輪船招商局。又籌辦鐵甲兵艦。照這樣看來。李鴻章是很識時務的。很能辦國際交涉的。如今日本既派專使大久保利前來。除却李鴻章更沒第二個去辦這外交。你的意思以為何。如皇上忙答應幾個是字。當即傳旨。鴻章派他與日人嚴辦交涉。鴻章得旨。隨即來會大久保利。初則嚴詞駁詰。繼則大久保利非常強硬。聲言貴國如不負責任。敵國使自由行動。不瞞貴。

大臣說我們已特派兵艦四艘由西鄉從道帶領前去說打使打敵國如攻克臺灣貴國亦不必過問鴻章笑說這事如何亂來當然有個正當辦法貴使臣且請回館久信人久保利喏喏而退鴻章從日使退後趕的連夜入京見著皇上陳明意見請問鴻章有甚意見他以為日本從明治維新後一切新式製造今非昔比流球一國已由彼改做冲繩縣近方垂涎朝鮮萬一臺僑戰釁一開則為勝為負毫無把握勝之不足為榮不勝轉足為辱不如給他點利益許彼在上海通商好在揚子江是公共馬頭添設一日本商埠亦不關緊要不過那臺灣孤懸海外非建設一行省不可當下陳明辦法同治帝極以爲然於是一面由李鴻章去與大久保利定了個上海通商條約日人這才撤退兵艦一面特放劉銘傳去做臺灣巡撫兼提督學政從此中國先後新設兩省一爲新疆省一爲臺灣省要算得版圖日廓了但是同治帝由日本交涉已定真覺得海宇廓清太平無事龍心一快富將文喜桂寶兩個找來問他倆現在宣南有甚麼新鮮貨物兩人忙的一氣數說甚麼金谷春呀玉如意呀富月仙呀貴雲卿呀都生得比花還豔比玉仍香皇上聽了早是意馬心猿拴繫不住隨即換了便服備了坐騎不用跟着君臣三人一淘兒混入勾蘭妓院花蕪游冶香國陶融爲雨爲雲終朝終夕這一次失足不比前番把個金裝玉裹之軀夢做沈腰消瘦潘鬢成絲不上多時竟會染了梅毒編書的編到這理我知諸位。

必有一句駁我那沒錢的光蛋在弄當裏打打野雞嫖嫖么二長三這楊梅結毒是在所不免的豈有個一朝天子占據枝名花周正止是塊禁樹旁人那敢染指嗎要曉得鴛鴦雖好終宿野塘雉鷺所爭必非美食同治帝放著那深宮妃嬪不御偏要同一班流氓光蛋尋找些活食來喫豈不是自惹腥羶嗎我不怪別的怪那文喜桂賣陷君於死兩顆頭是不够殺的皇上弄得不伶俐倒龍床由孝哲后前來問訊只不吐實這是慈妃懿妃秘密的問了宮監替皇上換撤底衣才覺得膿血淋漓異常腥臭趕過去報告慈禧太后太后是冷冷一笑說聲孽由自作一面招呼御醫趕替皇上當心醫治一面却將孝哲后找來怪他遇事不諫一任皇上胡行大大的申斥一番孝哲后受了委屈也不與辨含著眼淚趕到東宮見慈安慈安問問皇上所得何病孝哲后不再隱瞞慈安聽了跌足說如果染著花柳毒能趕快醫治性命還不致妨礙不過將來子息一定維艱的孝哲后因說幸而……當下講了兩字忽然頓口臉色一陣紺紅慈安早曉得了八九分因拉著孝哲后同說莫非你已有了喜信嗎孝哲后低低說聲不知是與不是天癸已三月不來慈安因掬著嘴笑說謝天謝地這是宗廟之靈社稷之福你千萬要保重身子孝哲后連說幾個是慈安得了這句話準備抱孫不由的高興趕過西宮告訴慈禧誰知慈禧不以為喜反懷著妬意你道甚麼緣故他心中最惡的是孝哲后禹一孝

哲后生下阿哥將來母子得寵那金輪則天的夢想便不能達到目的（是何心理可惡可恨）當下不露聲色隨口說句好了好了姐姐是準備抱孫子了慈安笑說我的孫子難道不是你的孫子嗎慈禧不復開口彼此默坐一會也就散了單講同治帝臥病在床不理朝政所有朝中大小事件通由恭親王奕訢同李鴻章翁同龢三人辦理但三人之中皇上尤信任師傅李鴻章不時的將鴻章召近御榻問長問短除去了君臣禮節賜坐賜茶那師生情感濃厚到二十四分但姓李的是純潔有餘果斷不足（八字斷定）偏偏慈禧耳風甚長偵探極密狡見鴻章不時進宮怕的與自家主張極有抵觸也就三日五日將鴻章召到西宮拿出些籠絡手段比如大人哄騙小孩甚麼家事國事無所不談姓李的受了這種待遇自然是傾心吐膽對於皇上講的話無不儘量的告訴慈禧對於慈禧講的話却在御前一字不提（是何居心）光陰冉冉起初同治帝是害的梅毒到後來發燒發熱渾身又現出許多硃紅顆子這時是同治十三年在這冬季富兒京城內外天花流行講這天花却有一種病菌到處傳染同治帝的病軀孱弱氣體虧虛從小又不曾種過牛痘恰恰行瘟使者效法著天女散花就不離龍床左右俗說氣虛邪入那御體早發出無數天花宮中這一忙非同小可除却慈禧瞧著船沈慈安同孝哲后是寸步不離御榻御醫一日數遍按脈開方好個孝哲后翦割臂肉和藥煎劑憑著這點至誠

居然皇上喫了藥病勢日有起色痘瘡是溜足了那沾染的梅毒也就輕減許多諸位如果一帆風轉豈不是宗廟之靈社稷之福嗎再能够託天僥倖由孝哲后生個阿哥恐怕愛新覺羅的江山比鐵桶還要堅固無如是滿清氣數已由盛而衰宮壘雖威又由衰而盛一言難盡同治帝在這天花落疤未盡的當兒偏生來了個催命冤家這冤家不是別人便是那鳳秀的女兒慧妃原講慧妃生性輕佻彼見皇上病體漸好不免殷勤獻媚情眼流波皇上原是個色中鬼因著身體日漸鬆動不免春情勃發按下慧妃便實地試驗起來諸位這天花時症最宜潔淨最忌施曠一時雲歇雨收可憐這風流大子已是額汗如雨氣喘若牛說變就變慧妃趕的齊整了衣服急欲出房却撞著孝哲后走來「何不早來」因問你在這理幹甚慧妃急得話講不出只說了句主子不好孝哲后慌的走近御榻見皇上面色慘白汗流氣急只是搖手孝哲后是明白透漏的人此時忍著痛淚且不發作且叫內監取過參湯給皇上呷了兩口皇上略略神定然後痛痛切切的勸說一番皇上點頭稱是但是從這日起皇上時而頭暈時而眼花時而氣喘時而神迷御醫日日診視只是脈伏不起慈安是焦急萬分慈禧是心頭盤算慧妃懿妃是遠才才的不敢攏近只有孝哲后寸步不離左右記得這日是十二月初五日同治帝自知病勢不起忙傳師傅李鴻章進宮姓李的是走近御床皇上即招呼不用行禮喘吁吁稱聲

師傅說朕這病勢一定不妙的了。其時孝哲后退立屏後。皇上叫他出來。孝哲后尚在遲疑。皇上因說李鴻章是先皇的老臣。朕的師傅。你係門生媳婦。何必回避。孝哲后只才由屏後出來。對鴻章稱聲師傅福了一福。鴻章慌的叩頭不迭。皇上在床作急連呼內監將鴻章扶起。站在一邊。皇上對孝哲后說現在屋內無人。朕死之後。第一不放心。你已懷胎多月。能够等你生個阿哥承繼大統。那是最好不過的了。無如朕死期已至。斷等不及。惟有嚮他們的儲嗣要斟酌妥當。你意中瞧準那個。何妨明說。孝哲后只是哽咽不言。皇上說朕瞧姪輩中沒甚當意。到是貝勒載澍係恭親王奕訢所生。那奕訢公忠愛國。將來載澍繼統必能得東太后歡心。必能不忤汝意。朕的主張如此。這事是不可使西太后知道的。西太后是葉赫嫡派。葉赫同愛新覺羅世仇。他那報復主義。雖未批露。朕國家如出了岔枝。一定唐朝武。則天又要出現。這一出現。還怕不斷送清室江山。嗚朕雖係是他親生之子。由幼至今。沒有一事合作心路。我娘好很呀。料得到說得出母子業已成仇。孝哲后因說皇上是主張不錯。萬一事情不行。臣妾惟有一死以報罷了。皇上趁着神智尚清。用硃筆寫了一道上諭。說是朕病不起。國賴長君。茲以貝勒載澍審重周詳。堪嗣大位。卽來面受遺屬。欽此。寫畢將旨交給鴻章。叫他速去。速來。誰知鴻章奉旨出宮。竟一去不來。皇上皇后在宮中望眼欲穿。不見影響。至晚皇上病勢陡變。痰聲如鋸。慈安